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七十六至七十八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攻媿集卷七十六

宋 樓鑰 撰

題跋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宫教帖

太師魏郡王聞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真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宫教為教官作樂語

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以是知大參范公不苟於薦士太師謂之二難是矣紫微先生舉鑰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兼内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

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寘樞府引故實力辭至於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為據而詔音弗俞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翰林學士李公巘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僕終遂牢辭上猶在北内忽蒙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

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章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數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綍俾踐台甫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

既聿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鑰為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畧可考矣公之長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鑰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數端真可以為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衆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
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
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
終夕涼妙絶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
間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
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

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
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秘道德二經世
所尊尚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
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
此留侯之在漢無敢訾之者四皓廟詩云子房得沛公
自謂相遇遲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
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為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
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

錄寄之李德郃璜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為屠龍之技故好之者寡黄巖戴君棟字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號東臯叟不肯作舉子業且死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

之讀書績文而尤篤意於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皆丹丘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於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忘無以荅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稱玉谿生是巳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余之言顧何足為軒輊耶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愔實敕書

唐末敕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於書倉猝中猶爾可
觀文安王君世臣跋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中疑
即僖實之墓又言徧閲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僖實姓
氏葢偏裨也余觀敕書委諭詳密必非施於偏裨者治
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黄松子著外史檮杌十卷載前
後蜀事王建永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僖實
為黔南節度辟為推官僖字惟集韻與喜同他未之見
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正引檮杌之説且曰姓

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憘而名實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尚不書月王君遽以為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巴蜀又有雖元惡未就誅擒凶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宮闕之言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既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啟是在蜀幾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

年庚戌欲以此為昭宗之赦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諜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是為僖宗中和之赦無疑豈中和間情實已為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他書未必無之顧淺陋老懶未能詳攷尚有待於博洽之士王君偶未攷檮杌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東坡嘯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為貪而畏

人之鼠然詩之碩鼠从頁石聲大也故曰若大鼠也易

之鼫鼠從鼠石聲陸德明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

螻蛄一名鼫鼠始深疑之攷許叔重說文解字註云五

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

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荀子所謂

梧鼠五技而窮楊倞所注乃出於叔重唐本又曰六技

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成曲一作度曲余嘗試

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於淺土穿穴人或取於路窮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聲若長哦者俗謂蚯蚓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說嘗於夏夜傾聽久之篝火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嘆嘯軒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吟似亦未知為螻蛄而徇俗耶彌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云羲獻墨跡十一卷水玉作軸排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有真蹟耶

淳化本脩褉序

余嘗蓄一二褉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恭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

篇亦以此為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邵康節觀物篇

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說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坎以一居北坤以二居西南震以三居東巽以四居東南乾以六居西北兑以七居西艮以八居東北離以九居南故說卦云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後天之說文王之易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自南而左巽自西南而右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蓋乾上而坤下離左而坎右震東北而巽西南兌東南而艮西北二卦各各相對此先天之說伏羲之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為先天後天之辨竊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於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以

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又乾稱父坤稱母震巽為長男長女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又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詳攷爾先天千載

絶學麻衣得之傳於希夷累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於王木叔柟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吕澤甫凝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説阜陵大喜其書留為太府丞同官為寮始得蜀本全帙因得叩其一二後有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真為多然猶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學雖不易窺測要皆不出於此繫辭所謂太

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加損毫末於此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徳類萬物之情哉熟復嘆仰以還鏧其䛕聞書之以俟知者

温公奏稿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十二條見中國春秋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加重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

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為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都才子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之為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閤欲賓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詩云班超投筆起行間傳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却思生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

時羣賢聚會之地歐公至今有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韓魏公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纍百歐陽其何敢望他韓公今觀此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心輔政以致慶歷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耶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不已因畧效其筆意手錄之兹見子邁所臨乙酉家乘典刑具存為錄雜記於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人誰能堪之先生方翛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於季秋之晦相

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簷外沾濕清涼欣然自以為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寥信中訪先生於宜州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曽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為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

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兹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為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菴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為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肅被召省劄與陳蘭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召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可為恢

復計遂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惜此機力既不可以回因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謂其為高而已

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

澹菴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高宗諒其忠再徙為威武簽幕犀愉承一時風旨相與擠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竄新州又復移吉陽蓋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然雖遭摧辱略不為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紹興更化始得北還孝宗初政擢吏部郎

隆興改元鑰就試南省先生以秘書少監為參詳官鑰
策卷誤犯泰陵舊諱知舉內相洪公方欲為之奏聞先
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蓋優恩也於是始得拜先生下風
長身霜鬒神采照映恭謙磬折音吐洪暢略不見久居
嶺海烟瘴之狀衣冠甚偉如見古人時以短箋投謝坐
主或報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寵以鑰多用諱事遂引
爨夏滕文等數十條為言尤切感服寶藏又已載於先
生集中今見學省八詩蓋攝祭酒時也前輩固多唱酬

未聞大篇而人人報之愈出而愈奇最後樊武諭以其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涌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為隧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鑰頃既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早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園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為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

遂踐世官皆相與良厚又在中書嘗預試仲方二子燿熢童子科鑰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於先生之門遂識四世抑以知澹菴之德澤為未艾也謹併書於卷尾云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蒙求始於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葢自王戎裴楷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鵩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畏忌二字出於班孟堅幽通賦中蠅履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關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

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賡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用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輿老不廢書用李氏之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於誦習千古大槩如指諸掌德輿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衆作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潑鋟板以傳為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黄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於攷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為詳校兩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録千卷趙德甫金石録至二千卷攷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為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茍余觀此書辨析隱奥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逌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

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欵識之精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强記遇事加之精審决無踈畧又謂歐公攷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髪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籒書揚州豈易恵絲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

全取犍州𦻄三字又移明爲易悳系皆取其半犍乃碧
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
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礬石事異苑謂曺公同
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
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書
太極殿榜然璇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
頭如孟子之言榱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
匆匆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又引杜

牧之詩浮生長匆匆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顔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馬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説文解字蔗从草在草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是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為隱最之為㝡之類尚衆此既為小學而作亦畧為正其點

畫不敢自為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基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

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為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間勤勞百為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遑他務下重農之詔躬耕耤之勤伯父時為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畧不

外於此見者固已題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奬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船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為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淵等慮其久而湮沒欲以詩刊諸石鑰為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

織者而況萬乘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為有補於世夫霑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絍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汙吏暴胥以肆其毒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壽字壽

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岳之中蓋天下之絕境也大父爲登封宰家閒舊有嵩山圖丹青故暗揚州伯父設於雲岫堂屏間而書大父二十四峯詩于左右鑰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廬焚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鑰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翼仕京西一日得書謂

北客有以雜碑至榷場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有序文及詩知其為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拱璧真我家舊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書之移於樂石于是綸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第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父生于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書元符庚辰大父又於少室山達磨面壁處作菴其上后山先生陳無已為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辛巳歲也曇潛書潛即參寥子以二者攷之在縣首尾

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多有唱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顧無傳焉三十六峯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寶之嗚呼大父薨於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為紹興七年丁巳而鑰始生既不獲逮事而登封舊治夬守不能復故北望慨然何能自已大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碑者可以想見大概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於神道碑銘中後諸父累贈至少師鑰始

追贈太師齊國公云

攻媿集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七十七

宋 樓鑰 撰

題跋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

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攷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

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是書未詳孰撰攷晁公武讀書志有皇祐間進士杜諤集繁露諸書斷以已意名春秋會義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

後漢和帝時令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

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
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
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益深於春秋者也
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
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
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
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

篇之名未有以訂之吏侯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遊宋宣獻公手書之可謂兩絶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宫寺見李公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為求石刻於寺補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碔砆列於璠璵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

宣獻父名𦤎不惟於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眞迹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絶人其自言治行之偉如此人品眞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二公德度如此恩讎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掇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為之也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戒哉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為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儐爾籩豆飲食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真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琴瑟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間則其樂至於且湛猶湛湎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

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間於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藴矣前歲武寧周氏昆仲俱自上庠来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懇不幸兄亡矣顧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為之感歎不足併書古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隳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興乎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槃之至今廨宇有戲綵堂猶以為盛事萱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遊頃歲客授之初登堂慕想嘗錄三人唱和之篇茲從萱堂之元孫晉獲見真蹟以神道碑攷之正三年庚申歲也清獻父子定交寒士萱堂以布衣與大臣為寮友高風凜然俱可敬而仰哉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温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於昆陵使君薛士隆而陳君又以薛氏所傳握機及馬隆贊示余於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曉以要畧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䂓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裒前後衆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薛陳王蔡四家之書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併刻焉武侯之

陣原於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為苟道且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益以深知井田之制也毘陵嘗問余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畋獵閱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於農比閭族黨為伍為什即其制也毘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别有兵法八佾之舞六十四人即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為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為將帥用此道

也法制既隳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攷之韓信
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多益辦者此也項
羽敗亡之後以二十八騎分四隊而下尚能披靡漢軍
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武帝傾意用之孤軍
深入畧無後繼音問既絶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
而平凉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今乃知其深於八陣
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跋山谷奇崛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葢其人深沉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於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閒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

除禮部侍郎權尚書年髙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事名節始終與黄公中徐公誼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尊老貴徳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鋭古記有之曰尖石圑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去其鋭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為竒讖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鑰生晚不及拜公親聞介菴趙公少卿彦端云甞自以好論時事不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畧中原日為恢復之計

調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於上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彦端一笑爾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誅滅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聞御監中有人笑朕所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對曰聖主所為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之未必其可深悟聖意也帝前動笏移南山推此一端以見

獻納之有益于國者多矣鑰年十六時侍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學於郡庠者二年頗聞鄉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為士固窮力學以致膴仕不知其他也鑰四明汪出表弟之子之彊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殊有可紀校文漕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於至和二年頹圮已甚齋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興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因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講堂

壁間以勉後學而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於鑰取而讀焉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槩見於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為可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讖豈足為公道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之者寡此鑰所以不能自已于言亦不嫌於太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聲後為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為守為倅公之餘慶殆未艾也

跋袁光禄轂與東坡同官事迹

慶歷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纔數處多延致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為之師我高祖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纔百餘人解額六人試于譙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亶袁公轂羅公適曰二三子學業既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于是舒試于鄉袁試于開封羅試于丹丘三人皆在魁選實為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

名于時而表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為郡守相得歡甚有迓新啟事坡書龍泉何氏留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芎椒一為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最為膾炙正為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間風流可想而知也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戰事公一夕錄數十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之前輩之不倦于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正議之高弟誌公之墓當崇

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為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鑰隨侍括蒼於郡齋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摹遺其家此外罕見公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竊以為古今類書第一益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題選為名況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蜀有書林號為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于此書之間其實反成猥釀殊失本意世鮮知

者公之五世孫㯖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為銘謂鑰書于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儒風有興有孫字質甫好古篤學教子有聞于時覺名鄉書燮以吏部知九江㯖以特科為丞燮之子肅甫一孫字叔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科其興殆未艾也羅公亦為杭之貳車與坡同時有啟云談笑風雲咳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歆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

海號稱三蘇亦為坡所深知意與公適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歎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畧無隱情嘗曰性直言惷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鑰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日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點講易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

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為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為善本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禄也問其説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黄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類此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年當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併書于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户知之少時見唐氏風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名鄭君寅宰吉之太和令工部尚書汪季路其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和鹽酒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劍器行哀江頭二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彦猷二帖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為令嘗為之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自知識

別不待贊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迹以増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卧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孚蠟屐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放樂暢達逸　蘇子美書

頃在高炳如家見槼上有六逸圖意其為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閲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孚畢卓此卷

絶似而有滄浪真蹟以六字目之尤為可寶余于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為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則狀其遠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真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針灸圖耶坐客為之絶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于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犀䰢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

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為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累世為儒鑰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長字公權為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篤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為紹興簽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為司業陳公少南為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寘之首選

聲名籍甚竟以恩科第一尉食祠祿以終裔判有子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墺力學未攷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于梁丞相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于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棣實為鑰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

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吴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攻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命索此二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寘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丞相文縝方為内相往别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兒

冠為高風已側譕臣目異日應仲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横翔三十一歳為高宗朝名相玆得敬覩詩篇遺墨敢識僭聞于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米元暉著色春山

向鄉林有題元暉横軸云早為山谷印可晚陪帝所清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落筆仙鄉胸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

關仝李成皆世名筆多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此卷尤為勝絶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贋本去此逺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臠多得名賢而晉鄉風流尤勝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西池㑹鵷鷺同飛葢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猊口吐清寒皆為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

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為戀而樂荒閒之野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羣飛皆有生意胸次可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迫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來求去未得尤有感于斯言坡公猶以名位過分日負憂責吾曹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即文也如此等帖可以予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史攝詞掖為殿試篇排官楊渾甫為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送以詩有云為漢寢謀惟汲直在唐無黨只香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别余自廢退十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還由學館入册府再見恍如隔世披帖八軸復得披閱慨

念疇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為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彥通字叔達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為不然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余曾因其言細攷之十八賢傳遠公卒于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于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

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于義熙之三年丁未遠之亡修静才十歳況修静宋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矣淵明生于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歳卒于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㫖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世然罕有以清為謚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扈蒙諸書皆無清

字惟賀瑮之書乃有其三曰弗邇聲色曰清弗殖貨利
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避遠不義
曰清有如趙清獻公豐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憲
則未免有議之者矣葛文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諡清
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俯惟先臣夙有卓行飲冰自勵
清每服于人知負米服勤孝實由于天稟觀休寧以語
美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曾文清公乃得此名公論為之
翕然鑰初筮永嘉時侍郎由吏部郎典州親見美政後

十五年叨冒假守凡事以為模楷今閲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之言洎文清之書兩家皆以清易名者清白之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名南久更事任已有所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攻媿集卷七十七

攻媿集卷七十八

宋 樓鑰 撰

題跋

跋欹書

蜀隆州有山名跨鼇郡人李公新號跨鼇先生有書一編名欹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欹倦也丁度謂字或作攲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攲而釋者亦云

倦⿰谷丸疲憊也先生之書以⿰谷丸名蓋示其倦游不睎時用也余攷之集韻二十陌有⿰谷丸字與劇同音註引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踦鼇之意不過此爾然説文解字無⿰谷丸而有谻集韻⿰谷丸胡官切⿰谷曼⿰谷丸亭名在上谷⿰谷曼謨官切説文解字谻其虐切相踦谻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谷丸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欽宗廟諱嫌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别無義可取踦鼇卒于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為避谻從谷亦

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郤絡皆從此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别丮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隷變為丸執孰等之丸凡恐筑之凡當从丮俗書與丸凡無别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徼谻受詘曰窮極倦谻俱音劇倦谻疲憊也而說文谻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徼谻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徼要極而受屈也谻竭戟切谻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即谻字也跨鼇之書不應取踦谻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谻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

此因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飢字而有司以為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跋蘊書

余君種編大易粹言刋于龍舒又自著書名曰蘊書以八起數或問蘊字何義余攷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

會意氣至切集韻于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于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亟爲葢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葛葢余君既擬太元潛虚以為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亦務用竒字故又加廾第未知葢字止用集韻爲據雖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攻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聲為正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嵗鄧公裔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于後時在翰苑仍效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于景徳二年蘇鄧二公倶曾用此也

顔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為誰既言劍舞疑為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

事于斯矣初不指名為何人而後世皆以為顔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為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温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亹亹千餘言一出于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河東鐃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守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絶

富鄭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為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玆觀與李侍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摇之而師中亦凌慢如此况他人

乎

趙德甫帖

趙德甫為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鑑此卷謂宋公無名緣者而黄長睿謂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緣者貽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緣為正周緣女及敝緣亦人名此謂仲忽以為魯公器者無所據而薛尚功謂乃説文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為魯公為周公祭文王之器無疑攷古之難如此哉

范寛雪景

范寛畫亦可模見真者輒能辨之刻削窮絲髪而行筆堅勁鐵屋石人無能及者非其天性甚寛亦不能為此也

燕文貴畫卷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隷尺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自立一家規範預玉清昭應宫之役偶畫山水一幅人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畫院祗候實為精品此卷不入家

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為草字外人那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為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為監鎮與之往還舊亦得其八仙歌此本改从九从日字為顛益長史素有此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為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鑰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

間猶識其人此卷書于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于丙辰余生于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識公時纔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為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頗詳此葢其真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吳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

三先生何耶更當詳攷其間以袒為但以轉為褥以䪜為薛之類是終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

跋李晉明所藏書畫

文與可竹

笑字從竹從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開卷一閱真欲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宣仲以古木墨戲得名于紹興間嘗以坡公真筆映之全無光彩兹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元真子生為魯公客後又為坡谷所稱至檃括其詩篇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于江濵者何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种誼之奇功似郝靈荃第未知

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爵秩假寵有邦用能保爾山川土田傳祚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真不可揜矣

跋宇文廷臣所藏吳彩鸞玉篇鈔

始余讀文簫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疑其不然近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雖不敢必其一日可辦然亦奇矣為之賦詩且辨其為陸法言切韻兹見樞密宇文公所藏

玉篇鈔則又過之是尤可寳也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耶抑彩鸞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畧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别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書字之次序亦不與今合皆不可致詰輒書前歲所與汪氏詩跋于左庶來者得以覽觀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㑹稽呉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耶

跋所書卞公祠堂記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為最顯忠獻公為之立祠忠簡公為之作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既成而忠獻趨呂碑未及建今五十年矣忠簡之子澥將漕江左俾鑰書之將登于石鑰為何人而敢預此顧惟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叨末第時受忠簡公深知實門下士也兹乃幸得以惡札託名于不朽故謹書之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闍竹石皆㢘博士宣仲之筆梵相則出于司馬參議端行㢘諱布司馬諱梲皆以畫得名于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各盡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峯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樊遲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秘洙

泗言仁深見本原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黄公察院沈公皆深于此者五峯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于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于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則曰只是當好惡之時胸中元未了了也烏得為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乎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峯之言故易以朋友講

習為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于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于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婿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敘南都知舉甚深蒲坂會府則河中也又曰經術興于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于濰亦無北海

之稱南都亦非爲南都恐是引用馬季良孔文舉事故
俱不平闕而集中却有上北海范天章書又有謝范天
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天章等詩
攷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爲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爲
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爲通守
而諷已爲天章文正知睦州蘇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孰
攷之後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
而諷正以天章守青社又實以明道二年同宋宣獻蔡

文忠列薦樂全茂才異等然則集中詩及書皆為諷而作青州在漢屬北海唐天寶曰北海郡皇朝以青北海縣置軍後升為濰州政和始以青州為齊郡以濰州為北海郡此書稱北海葢謂青州也因具列之以俟知者此書當在范氏而乃傳于女孫豈書成不及上仍藏于家耶

跋東坡備水帖

蘇少公序黄樓賦謂長公之備水有三焉水至而民不

恐水大至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此帖言得旨見役七千餘人蓋水去之後請增築徐城以木堤捍水衝之時熙寧七年七月河決澶淵九月水至城下帖稱二月十日則其明年元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彩照人可寶也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為太守無兵可恃

亟設方畧掐潰卒于郊野厚待之以為用戚與其副並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畧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為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為此也嘗廵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機屢矣舊曾問于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畧潘公其壻也嘗言公當危時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則我必

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而報少寛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遯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給事傳公手帖則所聞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凛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于難父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

丞相沆之孫也為之墓表甚詳東萊紫微吕公有文章重名又為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侯之元孫吳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為求之其家吳興之父道州亦自言未入石而家多故因亡其本吳興一日又過鑰曰近從臨川宗族家遂得墓表錄本且得東萊所答簽判書真蹟欲俾書墓表以補先世之遺慨然為書且勉其併刻東萊之帖以信後世鑰何幸乃得以鄙札託名于斯

跋彭子壽甲寅奏藁并日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皇上初受内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勵精圖治羣賢在列曾未幾時而權臣已寖寖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忠憤激發數其奸狀自此補外鑰在東臺同中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矣三人之言皆驗于後而公尤為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邇聯獨公不及見今日為

可痛也公之子司農寺主簿欽出奏槀及日録手澤等見示覽之輒為流涕公論既白上恩加厚公亦不自悼其不幸于九原矣欽倅嘉禾求跋其後林公下世亦已五年感念疇昔病中扶憊書此公之德業皆已見于隧碑不復屢書嗚呼子壽可以不朽矣

跋韓熙載投吳狀

楊行密之據淮南一傳渥再傳隆演徐温已專政矣九年温始進隆演為吳王而建國天祐十六年始即吳王

位改唐之天祐為武義元年又傳至溥改元順義拜温左丞相其子知誥為左僕射六年歲在丙戌温雖在金陵制朝權而政已歸知誥立延賓館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熈載投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為後唐明宗所殺熈載方隱嵩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温即知誥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為司空宋齊丘雖為司空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熈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謚以文

靖此狀雖挾戰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苶之體然詞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益忌北人多酖之遂至自汙要其論議未曾少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亦此類耶

跋向薌林拘偽楚檄藁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

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慱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僞楚虚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慱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竒變即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于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鄉林家規

薌林遺訓凛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興國及郡倅既遵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為深長既聞于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為久遠之計士夫名家能守素業必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盖不欲專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不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恃此以為庠校當有行于規矩之外者而况家乎臨武令為一門最長更惟勉

之以全雅熙之軌則向氏之興未艾也旣以薌林文集
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簪履之舊俾待罪經帷寵光殊
異負無前比廼季秋壬子錫宴于澄碧殿因獲縱觀清
激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閬捧手從遊天顏益溫命宿
玉堂之直廬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敘感遇
之萬一是夕裁成古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

同其韻華衮之褒下飾小己雖聖主所以優禮老臣者
務極其至而隆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塞竊覩有虞
盛時帝庸作歌而後臯陶颺言載賡猶得大書簡策垂
文後代臣之蕪陋焉敢言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
惟近世儒世遭逢之所未有視臯陶抑有光焉倘不能
勒之堅珉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洪惟陛下聖學淵奥
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
曰躋民期仁壽有曰朕濟天下肥得以見陛下之用心

有曰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帀得以見陛下之立志若
夫罄嘉謨以起勳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
以紀中興臣不佞苟未先狗馬塡溝壑雖在田里尚庶
幾見之

代仲舅汪尚書跋了齋表藁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録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
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沖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
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閌其

一也先少卿方官于朝高公以姻連館寓間見諸公往
來議論之餘鑰因得剩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
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
乎方冊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
獲見公手書表藳于蔣君輝之家盥手諦觀爲之歛衽
遐想氣象如在左右竊嘗攷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
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于是得旨命公繳
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其

詔索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
語雖在顛沛艱危中其尊君戴上之心死生禍福有不
能奪者抱抑鬱于一時昭聲烈于萬世以此較彼孰得
孰失鑰輒不揆敬書其後而歸之

攻媿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七十九至八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攻媿集卷七十九

宋 樓鑰 撰

雜著

詠歸會講說

乾道五年暮春辛巳晝錦坊樓氏為詠歸會鄮縣尉曽主之言志者十三人冠者十二人童子二十人質明謁先聖先師以敘列坐臨安教官講夫子入孝出弟之言

已鑰乃作而言曰吾門自高祖先生以儒學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傳學者以詩禮相勉門内雍穆雖總角之童亦恂恂自守家法遂為四明望族亦知夫所以致此者乎先生以古道為鄉里師表一時名士咸出其門儒風蔚然大父行以下以文鳴者相繼金紫孝友絶人少時刻意學問有古人閉門錐股之勤少師宏才大度為聖世名臣竊嘗聞金紫之言曰可使財窮不可使行窮少師之言曰士大夫遇好事不要放過嗚呼味

其言其所存可知矣諸父承家學之傳盡洗膏粱習氣至不使人見有子弟態吾曹今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生長以來不知人間辛苦勞役事正以上世書種不絕故得為天之幸民吾之弟若從子皆宜自勉于學以無負尉曹詠歸之意抑嘗聞闕黨童子將命夫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張童子明經韓子曰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

非盡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聖賢之言其誘人于善如此其切然而闕黨童子張童子皆無聞焉今日之坐于下者年甚少氣甚鋭豈無文采之可取記誦之可喜然為士者之事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級當佩服夫子速成之戒深求韓子成人之言退而思曰我知此矣能此矣未知未能者何啻千萬計為己之學不至于聖人不可已年有限而道無窮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

不及今無事時自力于學而以身之勢身之年為可恃謂學無益謂惡無傷苟目前安佚而不思後日事日復一日忽焉老之將至使没世而無聞是豈吾祖宗父兄之所望于後人者鑰將行矣五年而歸丱者弁矣冠者室矣富貴科第是有命焉不可以必求也惟期懋進乎學駸駸日新道學既充所謂取時名而振家聲者不在茲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古人曰士别三日便當刮目相視況五年之久乎

辛毋忽

趙子治循齋說

趙子野求名其齋名之以循而告之曰循之義大矣哉莊子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董仲舒曰樂循理謂之君子通天下一理爾循之而行可以寡過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臨政等而上之何所不可亦不必㫖是非于人心所不安即是非理循是而行隱于心而安施于人而合天理不外是矣言雖近而旨甚遠子治勉之哉

趙元衛勉齋説

余既為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洽以循齋其季元衛亦以此請為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衛

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雙谿金君顯菴說

雙谿金君式欲書顯菴扁榜且曰起家寒儒祿不及養自升朝籍三得追榮吾親雖取以顯父母之義非敢當此也願併言其所以顯者因告之曰經所謂顯父母者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非取爵位之顯也故孝子養親必薦仁者之粟而況枉道以干進乎若枉道干進則雖位極人臣贈親崇品適足以為九京之辱何顯之有

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揚子曰以其所養養之至也君固所深知聞又自卜壽藏于其側其以此意更以告後之人

徐聖可字說

臨江徐君簡一見如故交問其字曰敬伯因告之曰君之字善矣然自翼祖再入祧廟雖于禮法不諱為臣子者要不可以為名字君聞而矍然請易之于是字之曰聖可蓋亦取仲弓子桑伯子之問也舜命教冑子有曰

簡而無傲皋陶九德曰寛曰柔而下皆性之善也曰栗曰立而下必曰而者皆所以成其德是以君子不敢恃其天資而貴于學也子桑伯子聖人之所可也君其體舜之無傲皋陶之所謂廉又以仲弓之言而行之不亦善乎

贈種牙陳安上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輭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老萊子曰齒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

以不敢而子思以為吾不能為舌叔向老萊曉人以處世之法本非正論子思之言則有意于剛也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吾于此有感焉豈惟已人之疾是喜抑使人知剛者之不必亡也

從子渢改字景劉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復為

奴婢輩所苦路氏生滌兄渢憐愛之不忍捨常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滌有識事渢過于同産事無大小必諮而後行以上節錄南史孝義傳

之文

渢數歲時伯兄尚無恙既奉名于二親而立名使𨡲字之是時取季札觀樂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故字曰大之伯兄下世且久嫂氏鞠三子如一日渢既冠將

授室上則欲其幹母之蠱下則欲其教率二季因閔南
史劉君傳實有感焉改字渢曰景劉而告之曰劉君之
事可謂難矣後母不以為子而孝益甚濂非其同產而
愛益篤又況奴婢從而困苦之惟其至行不移母反慈
愛而弟亦終能敬于事兄此天理也伯㛐既非前後之
不同而慈祥盡愛又非路氏比二季亦能惟兄之聽渢
居其間當慕古人之用心思尊長所以字我之意孝友
二事行之惟謹二季亦當如濂之事其兄則雍睦之盛

無媿于古人矣尚勉之哉

姜子謙以試邑鍾離請益

鄉人有為宰而請教于外祖汪少卿語之曰作縣無他切勿作大音馱做或疑其太簡而又云百里獨専易得作大纔作大且先與丞簿尉等情不通漸至養尊則去民寖遠

龔公滂善宰劇邑或問其要云此如浙江蹈浪兒投身怒濤中旁觀亦為之寒心所以能濟者謹不可喫了一

口水喫著一口便難脫矣

前輩有為縣公退以貫珠誦佛其叔父見之云汝欲為佛耶對曰然叔笑曰汝既做了知縣更望做佛耶言造業之多也其人悚然謹不敢為殃民害物等事

子謙既捐世科以新制宰鍾離以此冊請益鑰不曾作邑無以塞命況近世如呂觀文治縣法等書已多彭子復臨海一書尤精詳可取而觀也姑誦所聞一二以告言皆通俗易曉俱有旨哉淮堧事簡土風亦淳長民者

惟相與安之而已

彈廣陵散書贈王明之

唐李琬聞樂工羯鼓謂雖精能而無尾工異而問之自以為求之久矣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焉工曰柰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使以他曲解之果相諧協余嘗愛其說少而好琴得廣陵散于盧子嘉鼓之不厭然此曲多潑攦聲蓋他曲所無者二序正聲亂聲或以此始皆以此終小序為一曲權與聲

乃發于五六絃閒疑若不稱屢以叩人無能知者王明之精于琴為余作此小序獨起以潑攦雍容數聲然後如舊譜閒而欣然遂亟傳之耶婆娑雞得屈柘急遍而得其尾今廣陵不假他曲而得其首聲意俱盡古語真不虛也晉史稱廣陵散于今絕矣而韓皐論之甚詳且其所謂哀憤躁慼憀㾓迫脅之音始末具見而尤致意于宮商二絃至亂聲而愈覺㾓快必非後人能作余所得數聲未必真出于古也以其深愜素懷故書以贈明之

贈寫照郭拱辰

藝無大小胸中有書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菴之門而游戲丹青挾寫照以示予若鄭公尚書晦菴數公展卷對之如欲笑語陋質不足煩君為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數百卷書則顧陸不足進矣

贈筆工呂文質

四明呂文質居桃源谿上多游浙右作筆殊佳在人品

中則貫長頭也近筆工苦無兔毫文質深入淮楚始得之韓文公作毛穎傳及贊終始以中山為言意其為定武也傳雖寓言然其中云蒙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則非定武也今溧水有中山去縣纔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出兔毫為筆精妙此縣唐屬宣州今隸建康宣城筆舊有名于世豈以此耶文質試往訪求之

贈徐心鏡

師曠師冕瞽瞍御瞽古人專使之審音比事不復見矣

今之聽聲殆其遺意徐心鏡一聞人聲輒能言其休咎

周之瞽矇上中下凡三百人不惟禄之而又有相之者

而徐生一身餬口之不足噫古道之不行何止是哉

趙甥叔明和孺堂

外甥趙叔明汝顧昆季四人今與其季季敏汝(?)同堂

而居求扁于予小雅燕兄弟之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

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深

哉詩人之旨也毛鄭注箋皆不得其意謂安寧之時則友生為急曾不知伐木則專為朋友此詩則專主兄弟葢謂急難禦侮以兄弟為急至于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說出于歐陽公嘗因是以推後二章注箋皆非也葢曰陳籩豆以飲酒食一時之樂耳尚得以厭飫而况兄弟既具如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既具矣吾之和樂且至于孺謂直如孺子之時孩提之童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天性也妻子本非天屬徒以好

而相合猶能如鼓瑟琴然若兄弟翕合則其和樂且至于湛言甚樂也平日以此意處兄弟之間因名其堂曰和孺且序其意以勉之

名厚孫

嘉定四年龍集辛未五月二十二日潚得男其八字辛未乙未癸酉癸亥以辛未土克癸亥水或以為大海水非土之所能克是不然辰戌丑未皆為土而未乃坤位納音又為土是坤土也坤為地中庸謂振河海而不洩

者也何克之云欲名以振又有當避者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名曰厚孫抑誨之使從厚云

書老牛智融事

淳熙七八年間始聞雪竇山有僧智融者善畫而絶不以與人一日見其畫心甚敬之曰此非畫者其殆有道之士乎往山中訪之融素嚴冷不可挹酌一見心許氣韻談吐果如所期歸取匹紙寄之久不見與催以古風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又曰人非求

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烟山欲暝融得之喜遂為余畫紙作歲寒三友妙絶一時甞問尚可作人物否曰老不復能作益目昏不能下兩筆也問豈非阿堵中耶曰此雖古語近之而非也吾所謂兩筆者葢欲作人物須先畫目之上瞼此兩筆如人意則隨皆隨筆而成精神遂足只此一語畫家所未發也自是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精深簡妙動人神品尤號作牛自號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牛而妙

處過之融亡矣不可復得從其徒問以平生俗姓邢名澄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安萬松嶺號草菴邢郎中官至成郎中出入禁廷賞賚殊渥不知從何得道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公貴人挽之不可猶以去俗塵不遠又游諸方徑山匡廬經行殆徧聞是山之勝遂投跡為終焉計假一室深坐土木形骸泊然如偶人齋餘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隨則謝遣之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皆幽僻絕勝之地意行獨坐

或至移晷人莫窺其際初亦不知其能畫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於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時有火驚或者病之又于火端作土梟梟聲為之革嘗畫龍首半體禱旱輒應頗近于靈怪師亦不以自矜也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為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或極力摹寫亦有形似而遽不及遠甚此自是悟門非積學所所及也始知向來幽尋之時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

入心一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超出翰墨畦畛畧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或加以勢利則避之愈深意苟相與亦輒不吝作詩不多語意清絶字畫亦無俗韻初自言若得為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休紹熙四年五月某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與足菴尤契合相與終始先一年足菴示寂侍者道元來都下求銘于余師亦以書見屬未幾而師亡亦異矣師晦藏自秘雖與之周旋者不能盡知余亦安能知其所至陳后山

謂淵明無意作詩但寫胸中之妙余于師之畫亦云東坡贊文與可竹石曰嗚呼孰有愛其徳如愛其畫者乎此余所以又歎也元之來也以師所予足菴彌勒像及元所藏牛溪烟雨二軸遺余師又寄歸牛圖意葢有在余為作三偈元欲刻之石且請書師之大畧附足菴碑陰因慨然為書之

攻媿集卷七十九